

蘇松地區太平天國史料

荀全近錄
癸丑紀聞錄錄
見聞錄

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
蘇州市文物保管委員會 合編

一九六二年

苟全近錄

苟全近錄

茸城鐵道人筆

歲在癸丑二月。粵匪楊秀清、洪秀全等由九江竄入江省。十一日金陵城陷。提督滿洲福公（名珠隆阿）將軍祥公（名厚）同時殉難。廿二、三日鎮、揚兩郡相繼失守。蘇松居民已聞風遷徙。城市爲空。幸廣西提督向公（名榮）。以欽差大臣統兵進剿。與賊相持在金陵之孝陵衛。雖未遽復省城。然自三月至今。賊匪已不暇南顧。由是前之挈家遠避者。得稍稍搬回。不意至八月初旬。而上海小刀會匪糾衆滋事。變生肘腋之間。其能求免於今之世也。不甚難哉。夫吾松僻處海隅。素稱淳樸。卽上海一邑。雖因海市大通。販商雲集。居其地者。不無日事驕奢。然自道光廿二年英夷犯順。蹂躪吳淞。亦復痛加懲創。何甫十稔而復構此禍。豈天之薄示之警耶。抑人之自作之而受之也。姑就刁斗聲中略書聞見如左。後之覽者當有慨於天定之數。非人所得倖免也。可不懼哉。

三月初六日戌刻。地震。房屋皆搖。居民譁傳。竟夕不寐。初七、初九、十二、十三等日復震。少輕。七月口日黃昏。有星自西北放芒丈許。約一時卽滅。如是五、六夜始不見（上記爲原本眉批。今改移於此）。

先是六、七月間。浙省小刀會匪滋事。延及數郡。旋即解散。上海故有興化會館。爲閩人聚集之所。至上月廿五、六日間。有閩匪勾結廣東游手。在小東門外搶奪。經兵備道吳（名健彰）拏獲十餘人監禁。此風稍息。然道縣署已各僱鄉勇數百人。出入擁衛。致亂之機。蓋卽在此。

八月初五日申刻。聞路人藉藉。有上海失守之說。然猶未之信也。

初六日午刻。譚傳署松江府藍（名蔚雲）由上海遁回。乘小舟進北門。肩輿進署。始悉閩廣匪徒於初五丑刻入上海城。擁進縣署。縣令袁出與理論被戕。隨至巡道署。道台吳陞坐大堂。該匪等稱與本道同鄉。不忍加害。直入內署搜搶。并將庫銀搬運一空。或云。但爲封貯。未搬。道尊爲衆鄉勇蜂擁出城。一說經夷人救去。未有着落。藍本府於戕官刦獄時。已先聞風出城。所有海防廳署亦被拆毀殆盡。其餘同城文武各官。未知存亡若何。竟日傳同松屬官紳。在署議事。

初七日。中軍參將李議先派兵二百名。分守四門。盤詰奸宄。傍晚忽傳有人自泗涇回。見有匪徒數百在鎮。意在今夜到城。於是城中居民連夜搬避。扶老携幼不絕於道。水陸城門頓昂其值。獲重利焉。天明稍息。

初八日。當事諸公着人往上探。回言匪徒自戕官後。間及一、二書差房屋以次拆毀。一面鳴鑼催令開市。四城俱撥人把守。並不擾害居民。惟擇城中紳富及典商等勸令捐助餉銀。爲首僞都督姓李。廣

東人。以下僞元帥、僞將軍等分有十股。現在城中百姓但准出城。不准帶物等語。吾松四門。又每門添兵二百名把守。城內居民頗難安處。吾家老母及弟媳輩亦於是日出東城暫避。是晚府縣署俱空。哈哈。初九日。城中傳聞不一。當事邀集素借董事營生之□□□等。會議防剿。終日營營。一籌莫展。惟聞有甫因畏賊規避。初議革職之從九吳志仁。妄自獻能。稱有浙江鄉勇八百名可資調遣。當事幾爲所惑。幸賴有識者告以上海失事。半爲平昔所僱客勇。與賊串通。臨事反戈相向。前車之鑒。爲禍非淺。此議稍沮。然彼昏昏者未知果能始終不動否也。是日自午至戌大雨傾盆。居民搬者悉爲所窘。初十日。聞前婁令劉自蘇來松。幫辦軍務。昨日浙勇之議。一力許行。語云。淺人無深識。若輩之謂也。吾松外侮之入。將自此開矣。是晚城內訛言不絕。居者不安。

十一日。聞前因毆官起釁之周立春（係青浦黃渡已革保正）。爲小刀會匪約入伊黨。於是日進上海城。並聞前於月初突入嘉定縣城。刦獄踞守。亦係周夥所爲。未知確否。

十二日晨。悉周浦、南匯均爲賊擾。然未有的報。未敢盡信。吾松超果寺中。聞有吳志仁所招之浙勇。皆爲甯波紹興人。已續到彼。頗不循分。向晚據東門守城兵獲有形迹可疑者五人。送縣訊知係上海鄉勇之在逃者。旋爲吳志仁保去。并入超果寺幫。以若輩之來歷不明。濫行收用。其不蹈上海之覆轍者鮮矣。

十三日。據報川沙已於十一日失守。署州正昆明寶公塾遇變自殉。士論惜之。申刻聞浙勇有調赴七寶防堵之信。已洶洶不靖。向吳尋釁。不知如何解散。

十四日。得聞省中來文。因嘉、上兩邑失守事。已撥蘇勇一千名交主事劉存厚管帶。又官兵三千名交參將秦如虎管帶。水陸並下。未知何日可到。

十五日午刻。浙勇三、四百以索添行糧爲名。執械蜂擁入城。頓時四門下鑰。居民不得出入。因此城上益形戒嚴。鎗炮之聲終夜不絕。並聞青浦已於今日爲周立春據守。縣令等不知下落。上海匪徒聞與夷人不合。頗有相嚙之勢。未知真僞。是晚城門上又盤獲奸細二名。送縣候訊。無如當事一以仁厚居心。模糊了事。

十六日。本府自上邑退回以後。夜出朝歸。宿署日少。忽於今午稱於泖西之江浙交界處。到有浙江黨勇二、三千名。擬往邀移駐得勝港渡口。以絕上賊來路。必得親自到彼面議。隨僱小舟。飄然携子而去。城中公事先經具稟上游。以擇要出防。當委華、婁兩令便宜從事等語。高蹈之風。於此可見。特不知其何日能回署也。超果寺浙勇不肯出防。桀驁如故。奈何。

十七日未刻。忽傳有人自閔行逃回。見有賊船一、二百號。先在閔行抄搶後。將次抵松。於是東自華陽橋。西至跨塘橋。一路店門盡閉。人如飛燕。城門上恰奉中軍李令拆改吊橋。因此人心惶惶。莫

知所措。久之寂然。並經婁令溫出城安民。諭令開市。人言始息。然城門則出入愈嚴矣。超果浙勇聞志仁已他遁。幸華令姚到寺溫諭。給予飲食。稍稍斂迹。吾恐松城之患。將不在上城而在此浙匪也。吁。可畏哉。本府未回（每名二百六十，總領一千，副領八百，小目五百，隊長三百）。

十八日辰刻。知昨夜浙匪又以獲解奸宄爲名。硬欲入城。弗許。竟敢用刀迭斫水關。幾成內變。夜深始散。似此禍胎已萌。恐非優容所能免耳。閱行一節。知昨果有賊船三、四號爲糴米而來。旋即回去。上海情形。於友人處見一信云。閩廣匪徒不過一、二千人。餘皆浙徽遊手及土著耳。曾於五、六日前分股五百人往太倉州城。大爲所挫。僅得逃回十餘人。後又撥匪三千復仇。仍前被創。可知苟有大兵會剿。不難一鼓而殲。城中居民確未遇害。持以誥言勸借耳。本府仍未回。下午聞西南炮聲不絕。居人又惴惴。未幾雷雨大作。至定更時始息。人心得以稍慰。特不知此炮聲從何來也。

十九日晨起。知昨晚炮聲係浙江黨勇移駐汊口。沿途試放。非有他也。已刻本府已回。接閱上海探信。悉該匪等俱穿戲班服色赴城隍廟拈香。太倉之行。因兩次失利。現已添派匪徒三、四千名往彼圖復。惟望天人共憤。及早殲除。爲海角居民永除此患。不勝幸甚。

二十日。四門吊橋前奉中軍令抽去橋板三分之二。今晨東西兩門致有失足墮河等事。寇氛尙遠。遽作此

櫻城固守之態。不使內外氣通。當事諸公何憤憤若是。彼中軍者。但知日以令箭啓閉城門。罔恤民隱。日則高臥衙齋。夜漏四、五下。始一乘轎赴各城門查閱官兵。嗚呼。禦賊之策。果如是哉。所尤可駭者。於城門內數武地上。各置數百斤大炮二尊。正對內城城門。不知何用。徒令城內外居民。終日惶惶。不安居處。思之却堪絕倒。下午聞太倉州城竟不能守。吁。三次敗賊。卒至救兵未至。功廢垂成。果誰之咎耶。誌此以俟確音。

廿一日黎明。睡夢中聞炮聲如連珠。自西而東。頗駭人聽。已而寂然。想仍爲黨勇試炮也。晝出。見途人漸漸有喜色。據云。青浦、嘉定已相繼克復。不知真將軍從何處飛來也。

廿二日晨起。藉藉傳青浦果於昨日五鼓。經向帥所委刑部主事劉（名存厚）。帶領撫勇千名。轟入城中。居民被害不少。并聞城中三典舖被勇搶劫一空。嗚呼。地方商民不喪於匪徒而喪於官兵。亦異事也。署松府藍於今午委前婁令劉并營弁等帶兵百名。傳有赴青安撫之說。青之百姓。何不幸而遭此出入之禍也。

廿三日。竟日譁傳。兵勇於十九日收復嘉定時。已將舊保正周立春就獲。可謂小題大做矣。據聞署川沙廳寶未曾殉難。明哲保身。是亦一道也。下午大雷雨。

廿四日。知周立春於廿二日辰刻在蘇省行刑。上派大兵即日會剿上海。於明午過境。署松江府藍亦於

明日申刻下船。進止閱行候信。

廿五日。始悉青浦被害實信。悉爲劉主事所帶撫勇及川兵。於廿一日五鼓進城。周黨早遁。隨將城中大小門戶悉行打毀。典舖三家全被搶劫。并聞有八勇輪奸閨女致死等事。幸賴覺察尙早。立拏搶犯二名號令示衆。人心稍定。然城中已數百家無烟火矣。據云縣後街一帶。路上有首無身。有身無首者。纍纍不絕。不知民房中更若何景象也。嗚呼。殺以止亂。彼匪徒者特急於好名。以致地方居民轉爲兵勇戕賊。亦命也夫。

廿六日。聞南匯縣城爲該處百姓會同都司殺賊圖復。於今晨來請本府安民。未知確否。並據上海探子回稱。賊目（小鏡子卽張漢濱）於昨日點兵出城。聞有往南報復之說。想卽爲此。大兵已於今日齊集上海縣界。三面會剿。專候捷音。

廿七日五鼓。先聞雷聲颯颯。未幾大風雨挾霹靂而至。連震十餘響。房屋皆顫。急呼家人起。下樓危坐。片時始息。亦異數也。老母幼姪在兩間草屋中。不知驚悸若何。念甚。大兵約在今晨抵上進剿。先經此大雷雨。可謂天人震怒。足寒賊膽。晨起。知頃聞雷聲。卽在余家後園中。擊去紅秋館前牆頭一角。并將牆外鄰屋揭去屋瓦數十張。另堆一處。并無他異。不知所擊何物。天鑒不遠。可不懼哉。午刻至軍需局。知青浦有附貢生孫小川者（名大均）。向以充董營生。本月周立春入城。

時。伊先至署道喜。并爲周勒寫餉捐。爲臬憲吉所聞。至昨到青。立拏臬示。嗚呼。今之工於獻能者。獨一孫小川哉。彼特獻非其人耳。其速禍也固宜。上海匪徒已將三門堵截。并漸漸有去意。大兵到時。未知能殲除淨盡否也。青浦令已奉委婁水利章到鄉代辦矣。

廿八日。婁邑尊溫昨晚於西關外獲一沈姓（名魯哉）。原屬無賴。近忽自稱從周立春處來投爲書記。後因失勢逃回。語多不倫。亦一妄人也。逆黨之誅。其不免也夫。大兵聞於昨日戌刻到上。有撫勇等上岸。遇賊互殺一次。斃賊二、三十名。因天雨收兵。未及進城。

廿九日接閱南人來信。縣城果經紳民陶謙吉等仗義收復。賊首趙茂等四名生擒監禁等情。縣令章公（名惠）先經被逼自盡。現奉委該縣丞白赴南代辦。上海軍情竟日未有確探。

三十日。兩三日前有青浦汎把總壽、外委陳、奉解黃渡獲犯三名至臬台行轅。杳無踪跡。據探子回稱。在吳淞江中見有空船一只。上惟頂帽二個。不知何往。亦駭事也。上海官兵聞於昨日開仗。吾兵竟有受傷三人。似此情形。已成抗敵之勢。上邑居民不免又多一番磨折。吁。可慨也夫。

九月初一日。是日子往東鄉省親歸。悉吾軍於廿九日與賊匪初次接戰。係提標後營守備馬（名富）。陝西武進士出身。勇敢有力。帶兵二百名直薄城下。因無後應。不敢深入而退。以致官兵三人受傷。然賊匪被槍炮轟斃者聞已不少。軍行若馬公者。豈易數數覩哉。聞賊匪多備吾軍字樣燈球。及紅邊

號衣等。詭計莫測。不可不防。本府已進至百步橋駐扎。離城二、三里。

初二日。無所聞見。

初三日五鼓。卽聞炮聲不絕。至午後始息。大約今日在上開仗。未知能克復否。傍晚傳有吾兵已經進城之說。因未得確報。未敢盡信。所望誠如所傳。則幸甚矣。

初四日。昨晚所傳全屬子虛。吾兵僅在城外對放槍炮半日。急切難下。不意閩廣匪徒竟敢如此猖獗。亦天數也。彼夷人者。佯爲不知。作壁上觀。殊出情理之外。嗚呼。外寇未平。內敵復勁。天何忍視此蚩蚩者。不使少有寧宇也。聞蘇撫許（名乃釗）有帶兵到上之訊。未知日內可到否。所不解者。大兵方雲集上洋。而吳巡道以出仕人員轉由海道於上月廿六日至鎮江。廿九日返蘇。並不在上援應。反作出境之遊。是可異也。

初五日。上海連日因天雨不聞有開仗之信。三更時。微覺地震卽止。因憶前三兩夜中亦曾震動。特輕。故不察耳。

初六日。有人述初三日五鼓上海進兵情狀。適遇大雨。軍士皆冒雨前行。已薄城下。因乏攻城諸具。致難得手。惟聞炮子聲。悉從頭上飛過。幸已冒至近城。諸軍不致受傷。然一鼓不能成功。尙須拖延時日。惜哉。聞賊匪於上月十四日已發隊攻上松。因遇天雨收兵。

初七日。聞有受傷兵勇五、六人。由上送回。兩日進兵。又不知若何景象也。偶到軍需局中。見今所謂董事者。不過日議僱勇守城。希圖冒開公費而已。詢以上海探信。則彼此茫然。安用局爲哉。更有不堪入耳者。提中軍李高臥衙齋。日以派兵守城爲名。每門虛報十名。隨身百名。又以其半入己。每十日支銀一千餘兩。先以二百餘兩入私囊。然後散給各隊長。嗚呼。當此軍餉萬難之時。不思毀家抒難。猶耽耽以肥己是圖。天良安在哉。聞之不勝憤懣。

初八日到局。見各董事衣冠高坐。挑選鄉勇。每處城門權派二十人。爲將來報銷請獎計。吁。可慨也夫。此八十人者。將來可化作千百人。

初九日。聞上雖有開仗之說。然究無捷音。終成畫餅。似此彈丸小邑。亦欲曠日相持。勞師糜餉。是誰咎歟。

初十日。據東鄉人云。是日自寅至午。聞上海炮聲不絕。不知能得售否。接閱邸報。粵匪竄入河南境。至汴梁城下。經關聖顯靈。於雷雨中擊斃賊匪無數。并同日有偷渡黃河北上者。登時水漲數尺。淹死大半。餘賊踉蹌宵遁。前失懷慶府城。相繼克復。曾經豫撫陸（名應穀）奏請加封。河南全省想已漸次蕩平。可望迅掃餘孽。誠彼蒼之佑我生民。不致全遭塗炭也。幸何如哉。

十一日接到上海探信。知昨日開仗。仍未進城。城中匪徒近又續到閩賊千名。幫同死守。當此天心

厭亂之時。諒此小醜跳梁。何能爲役。特恐曠日持久。松郡各邑。人心未靖。不無有乘間而起者。惟在良有司之妥爲安撫耳。據報蘇撫許已於今晨由吳淞江抵上矣。

十二日。據友人述稱。上海孝廉江馨山（承桂）與其尊人翼雲先生。一家十八口同住城中。鎮賊以靜。可謂勇於自守者矣。

十三日。婁縣近獲奸細一名。訊係周立春黨匪。姓孫名位。曾爲南翔司僞官。由泥水匠出身。先因犯案收禁嘉定獄。爲周逆劫出。以狡猾故。得任南翔僞職。周敗。逃入上海黨中。茲將謀襲松城。爲分上海官兵之勢。幸邀天佑。先期就獲。並據賊供。周逆於上月十六日已先約會上海匪徒同日襲吾松城。因值官兵卽於是日到嘉。此謀遂寢。吾松郡之在賊意計中。而不卽被擾者。已非一次矣。乃一阻於雨。再阨於兵。至此復以先幾之覺。得就獲誅。果何幸而得此苟安之一日也。清夜思之。能不瞿然肅然。

十四日。知昨日蘇撫在上。已用大炮將城上女牆及賊瞭望台轟去大半。嚴限二十日內破城。天怒人怨。拭目俟之。

十五日。聞北路大兵已奉旨直抵江南。尅期會剿。日內將次渡江。可望一鼓成功。復完疆土。生民之幸。夫何待言。東關外昨晚復獲奸細三名。未經訊實。

十六日。聞東外所獲三人。訊無實供。監候移查。

十七日。聞山西平陽府失守。未知確否。如此恐北路大兵未必卽能南下也。上海賊猶相持不下。奈何。

十八日。婁邑於今午將前獲僞官孫位綁赴嶽廟梟首。觀者稱快。有人述金陵兵勇不時與城中賊匪打話。並有銀錢往來。向帥亦不爲禁止。如此用兵。誠未之前聞。近悉上海官勇亦有此風。咄咄怪事。

十九日。偶至局中。駭悉南城門內所設大炮二尊。於十六日夜被人用鉛將炮門貫釘。並竊去城上二帳蓬。當此城門戒嚴之時。被賊播弄若是。司其職者猶憤憤若未聞焉。嗚呼難矣。

二十日閱邸抄。統理南路大兵已放京堂勝保矣。未識曾渡江否。

廿一日。接上海隨征友人來信云。十七、十九兩日兵勇爲賊所挫。幾成笑柄。不知食祿忠事之謂何。泄者猶坐糜厚餉若此也。可勝慨哉。上海城中百姓大半餓死。未知江翼雲、郁泰峯兩家景況若何。

廿二日。聞道府兩家在上租一火輪船。每月租價八百洋。水脚三百六十洋。日坐其中。與上城相對。可發一笑。

廿三日。華、婁一局董。因軍餉不支。憤憤於李中軍之虛額冒領。日不下五、六十千。然亦無可如何也。

廿四日。城中居民因念南門爲大張涇直達要道。且久爲賊所窺伺。擬請添派兵勇。認真防守。未識此說可行否。聞上海當事諸公與英夷約議。讓停關稅三年。及准在蘇州碼頭造堂交易。爲牽掣閩廣賊匪。

計。果如所云。大爲官兵減色。無異唐之乞援於回紇。以復東西兩京。其不爲後人所竊笑者幾希。聞之可發一嘆。

廿五日。據友人述南匯收復事。卽用土人之姓何從賊者轉而殺賊。反戈相向。頗不費事。自復城之日迄今。計殺過賊黨四百餘人。尸骸枕藉。亦一劫也。現卽憑鄉勇守城。啓閉嚴密。官不過看印而已。所惜前南令章公。破城之日。賊匪並未入署。公竟能不戀功名自縊以殉。可謂明於大義者矣。與現今之棄城先逃。婉轉飾辨諸人。奚啻霄壤。

廿六日。聞東外武生胡溶領勇在上遇賊被戕。已將尸首送回。領有卹賞。死雖非命。亦幸矣哉。并有述上海人有因官兵不肯用命。閩廣匪徒轉以撫卹百姓爲事。曾有句云。未必紅巾皆賊子。豈知白面盡書生。語極含蘊。當事諸公見之。得毋有愧否。

廿七日。聞上海賊匪竟有出城巡哨者。官兵鄉勇無不畏之如虎。惟前婁令劉公（名卹膏）駐扎離城里許之南會館。不時領勇進攻。於食祿忠君之義。尙能體認明白。不失讀書人本色。是可敬也。

廿八日。友人王月橋自上幫辦防堵回。述及情事與所聞大略相同。蘇撫許尙在嘉定城中。遙相觀望而已。

廿九日。竟日奇溫。傍晚雷聲殷殷。自東而西。時已霜降。尙有此警。吁。可怪也夫。

十月初一日。奇溫如故。是日向例迎城中三城隍司至北厲壇。行賑濟孤魂事。概行停止。祇遣道紀司代之。南北兩城門竟日不開。東西則已開申閉。防匪徒借進香混入故也。

初二日旁午。西門上盤獲奸細二名。登時送縣。訊知一係賣蟹者。當場保釋。其一尙待行查。奇溫如故。初三日。上海兵勇與賊相持一月有餘。毫無動靜。松郡居民亦已大半搬回。若無事然。不知此舉作何結局。言之可嘆。奇溫如故。

初四日。聞署川沙廳寶。以川城失守。故奉旨拏治罪。咎由自取。夫復何言。不識上遊諸公能爲之開脫否。又聞後營守備馬帶兵在上。日以剿賊爲事。不肯苟安。爲署松府藍所參。謂其勇而無謀。噫。今之所謂謀者安在。能勇如馬守備者有幾人哉。姑誌於此。以爲努力在公者戒。

初五日。聞上海有新到兵船三十餘號。於昨日開仗。頗有聲勢。未知從何處調來。

初六日。昨所傳新到兵船。一云是廣東潮州兵。一云是南匯鄉勇。情願効力破城。俱未見明文。不知孰是。

初七日五鼓。忽聞南外炮聲。連珠不絕。舉城驚惶。至天明時始定。詢知爲米市塘口浙江兵船試炮。一說因有磚瓦船誤闖水營。同時關會。以防不測。未知確否。聞有人自省中來。述及粵匪已由山西大同等處竄入直隸界。保定省城有警。納中堂等已折回京師。此種匪徒。恐非泄泄諸公所能了事耳。

蕩寇奇才。將拭目俟之。

初八日接閱邸抄。知北路之賊已奉旨派惠親王爲大將軍。僧王（卽僧格林沁）爲參贊。統帶滿漢大兵出境迎剿。納中堂革職。交直督桂（名良）差遣。又聞上江安慶告警。向帥已撥兵往救矣。

初九日接上海來信。知新到南匯義勇頗爲得力。隨後又到京口撥來紅單艇船三十餘號。約在日內進攻。不知此舉能得手否。盼甚。

初十日黎明起至已刻止。聞東北炮聲不絕。想是上洋開仗。特抵晚未獲確音。恐又徒成畫餅耳。

十一日。聞所云紅單艇船。一名拖簪船。大半潮州人。先在吳淞口與道台等歃血爲盟。誓不通賊。一到上海。首先奪獲賊僱夷船兩隻。八槳戰船四只。并擊沉三只。斃賊二百餘人。生擒九十一人。卽在新閘口訊明。釋去十一人。原係水手。其餘八十人均於本月正法。船中所獲金銀器械甚多。論功分賞。此輩水勇頗爲得力。大約日內可以收復上城矣。又聞大小東門外民房。自初十傍晚至今晨。被兵勇用火箭焚燒十分之六。水陸通衢竟成灰燼。嗚呼。繁華之極。必有奇殃。可不戒哉。

十二日自晨至晚。一晝夜大雨不止。

十三日晴。聞上海商富湊備錢三萬千。爲破城之日犒賞兵勇。使之不准擄掠民財。亦一大作用也。不知能得行否。接閱丹陽探報。知勝京堂在北路深州地方。殺賊無數。差快人心。